

毛泽东的故 事



第 三 集

北平三聯出版社印行

目 錄

- 一
紙老虎和原子彈.....(二)
毛主席在重慶.....(三)
（一）在飛機場.....(三)
（二）在人民心中.....(四)
（三）在中蘇文化協會.....(七)
陝甘寧邊區人民談論毛主席.....(一〇)
「毛主席真是咱中國人民的宏福！」.....(一〇)
「我把眼窩都愁爛啦！」.....(一一)
「非叫他識字不行！」.....(一二)
「人人都盼望毛主席回來！」.....(一三)
「反動派要背信棄義，老百姓就不答應他！」.....(一四)
「咱們當家的回來了！」.....(一五)

紙老虎和原子彈

一九四六年八月，有一個外國記者去見毛澤東同志，問到解放軍怎樣奪來的美國武器，毛澤東同志告訴他說：『美國人給蔣介石輸血，蔣介石給我們輸血。』毛澤東同志脫口說：『那些反革命的統治者們，就像紙老虎一樣，看起來非常兇的樣子，可是給雨水一淋，他們就爛成泥了。』

當那個記者講到原子彈時，毛澤東同志說：『原子彈的產生就是美國帝國主義死亡的開始，因為他們已經沒有別的辦法，祇是依靠炸彈。但結局呢？却不是炸彈消滅人民，而是人民消滅炸彈的。』這簡短的幾句話，就把一直到現在美國鬼子還拿它來嚇唬人的原子彈的作用，說得清清楚楚了，毛澤東同志含意深刻的告訴了我們，『只有人民的力量才是永遠不可被戰勝的！』

毛主席在重慶

(二) 在飛機場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新華日報發表了毛主席來渝的消息後，重慶的市民是如何的激動，如何的喜悅啊！該報門市部，擠滿了熱心打聽消息的讀者：「毛先生來了，這一下好啊！」好多公務員、軍人、學生，熱烈的同營業部的同志們握手。

這一天下午，還在一點鐘光景，九龍坡機場就擠滿了歡迎者。沈鈞儒老先生，快樂得像個青年人，聽說他在頭一天聽到消息後，就一直興奮得不能休息。人們在酷熱中等候了兩個鐘頭，但是每個人的臉上都遮掩不住衷心的喜色。

被等望着的人終於來到了，機門才開，就是一片鼓掌的聲音，最前列立刻排齊了幾十個攝影記者的陣勢（其中有幾個攝影記者，是由昆明坐了飛機趕來的）；毛澤東堅強地領導着中國堅持抗戰，取得勝利，在現在，又正領導着人民為和平、團結、民主而鬪爭的人，就站在大家面前了。

毛玉席是健康而愉快的，他站在飛機前面，頻頻向歡迎者含笑招呼，在和歡迎者一一握手認識及發表簡短談話之後，於四點正，即乘車離開機場。當時列車從機場上出發的時候，路上的市民們很敏感地感到了「毛澤東！毛澤東來了！」有的人向汽車揮手，每個人都是帶着歡喜仰望的笑容。

(二三) 在人民心中

無數的人們，為毛澤東同志的來到而感到不可抑制的歡欣，下面就是這種動人場面的一部份。

民主老戰士柳亞子先生，在「贈毛潤之老友」詩中，寫出了無限歡快的感情；「闊別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彌天大勇誠堪格，遍地勞民亂倘休；霖雨蒼生新建國，雲雷青史舊同舟。中山下爾雙源合，一笑崑崙頂上頭。」

一羣讀者投函新華日報說：「聽說毛澤東先生來了，咱們聽着真高興，可不是，這顆心都快要跳出來了。隔壁吳老先生是一位前清的秀才，他的頭髮花白了……但這

吳老先生聽到毛先生到了重慶，笑得連嘴都合不攏，連說好，好，好！

毛主席來渝的消息外傳到沙坪壩，學生們搶着購買，「毛澤東到了！」興奮的聲音，傳遍了各個宿舍。中央大學的佈告牆上，出現了上六十位同學簽名的建議書：「希望自治會，馬上敦請毛澤東先生來校演講！」

『我歌頌他，是太陽，是鮮花！』一個作家用這樣的題目寫出下面這一段回憶：『在武漢淪陷之後的那個冬天，我在粵北的一個小村子裏，替一羣心情黯淡的青年，溝述了『論持久戰』的要點。假如二十世紀還有奇蹟的話，這本書對人們的鼓舞，正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奇蹟。年青人的眼睛發出光來。疲憊的振奮了，消極的積極了，懷疑的堅定了……在我們的時代裏，有一個毛澤東是幸福的。能夠看到他，聽到他，跟着他走，是幸福而光榮的。』

一羣女工寫信給毛主席說：『親愛的毛澤東——我們人民的領袖；聽到你來到了重慶的消息以後，我們真高興得不曉得怎樣才好。大聲的歡叫吧，別人會干涉我們的，悶在心裏頭不講吧，又覺得悶得好過。我們只好悄悄地躲在宿舍裏，幾個人面對面地傻笑一陣……好多年來，我們一直是過的不是人過的日子，老是被別人當牛馬看待，一點

起碼的自由都沒有。我們老是想：我們不能永遠這樣過下去，我們會遇到救星的。從報紙上，從許多好的朋友的口中，我們曉得中國人有了一個大救星，這個救星就是您。我們歡齊您來，我們擁護您提出的主張，這就是我們多年來的希望。』

大後方人民，歡欣莫名地迎接毛主席，都在期待着毛澤東同志此行的結果，將領導中國人民進入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建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國家是時期。

南京近郊仙鶴門一帶民衆，爭相傳說毛主席到重慶去的消息，向來不看報紙的人，也每天讀報，很希望讀到談判結果。一位五十幾歲的老頭子說：『鬼子去了，我們國內的事應該商量來辦，毛主席很知道我們老百姓的苦處，所以親自到重慶來，要政府取消對人民的苛捐雜稅，這一點我們種田人們擁護。』幾個婦女聚集在一起，也熱烈的談起時局來，一個四十多歲的寡婦，向來自解放區的女學生說：『你在那裏聽到什麼消息沒有？蔣介石該會跟毛主席談得籠吧？』在南京近郊新解放區民衆，一看見新四軍，勝頭就問『毛主席』，他們衷心地關心着毛主席的近況。

(三) 在中蘇文化協會

中蘇文化協會爲了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一日下午七時，在會所舉行了一次盛大的雞尾酒會，同時舉行蘇聯各民族生活照片展覽預展。下午六時左右，黃家坪口一帶的街上，就擠滿了人，蘇駐華大使彼特羅夫、蘇駐華大使館武官羅申、宋慶齡、馮玉祥、覃振、沈鈞儒、馬寅初、郭沫若、譚平山、李德全、高崇民、史良、茅盾等和文化、新聞界戲劇界人士三百多人，均準時到會了，這樣的集會在重慶是常有的，可是今天的情景却顯得並不平常。天下起細雨來了，可是人和汽車終於越聚越多的擁塞了這帶斜的坡道。六點半，幾千市民幾乎把交通部阻塞了，交通警察和憲兵，忙着維持秩序。傍晚的街頭，充滿汽車喇叭和市民們興奮地談話的聲音。

今天這個會的意義是重大的，可是今天因爲一人參加，而更顯得重要了。幾千雙眼睛，望着中蘇文化的大門；幾千個人，談論着一個人的名字：「毛澤東」——「今天毛澤東要來參加的！」

報上沒有發表消息，舉辦者方面，甚至於守口如瓶地保守秘密，但這千餘的市民，終於在細雨中停下脚步了。「什麼！毛先生要來參加？」一位老公務員模樣的人向他同行者問，臉上浮出笑容來。「瞻仰一下丰采吧！」擠到文風書店屋簷下站定了之後，他感慨地說：「唉！毛先生啊！真說得上是一身擊天下之安危了。」

中蘇文協二樓已經擠得滿滿的了，是一片歡笑的聲音，一片期待的眼色，全陪都的知名之士，黨政軍要人，文化藝術界人士，都聚會在這今天特別顯得狹窄的屋子裏了。這一邊孫夫人在和郭沫若先生握手，彼特羅夫大使忙着和已知未知的朋友們招呼，當主人的，今天是滿面春風。準七點，樓下一片哄動，多少雙眼睛望着大門的入口，在一片鼓掌聲中，大家待望着的毛主席和周恩來、王若飛同志到會了。

大家緊隨着他，樓下的人一起的擁到樓上來了，數不清的熱情的握手，洋溢着真情的招呼。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恭恭敬敬地握了一下毛澤東同志的手，立刻跳跑地回到她媽媽的身邊，驕傲地說：「媽！我握過手了。」

在毛澤東同志臉上，是歡喜和感動的表情，當覃振先生和他相見的時候，緊握着手，久久說不出話來；終於眼圈紅潤，流下淚來了。這是一個何等動人的場面啊！今天

集合在這兒的，不是有許多民國十三年時代的老朋友嗎？馮玉祥先生，兩手握住了毛澤東同志的手，看了又看，然後舉起酒杯來說：「您來了，中蘇友好條約締結了，來！來！」讓我們為總理的三大政策的實現而乾杯。」毛主席興奮地乾了杯。瞧，馮先生不是已經悄悄地用手帕在擦眼淚了嗎？譚平山先生是在九龍坡飛機場已經見面過了，今天還像是初見似的，熱烈的握手乾杯。……今天的會見，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民十三的老朋友們，重新在一起握手言歡，互相問好，「三大政策」的精神，洋溢着今天的會場。多少人在懷舊，多少人在期待着一個和平、團結、民主的新中國啊！

正廳正中掛着中蘇兩國的國旗，在這輝煌的國旗前面，蘇大使和毛澤東同志握手了，「乾杯」。為了中蘇兩大民族的友好同盟，為了新中國的和平建設。

毛主席和周恩來同志在各室巡歷了一週，每個人都向他舉起了衷心祝福的乾杯，毛主席臉上已經泛起紅暉了。時間飛一般的過去了，為了晚間八時還有另一個約宴，毛主席只能向大家告辭了；「有機會再談談吧！」「一定要的！」真是老朋友，二十年不見了！人們用戀戀不捨的感情，目送着他，又是一連串握手，許多人一直送到門口，旁邊聽見一位作家在對一個朋友講：「你的眼好貪錢啊！」

薄暮的門口，還是擠滿了人，「來了！來了！」毛主席等上車的時候，門內外的人齊聲鼓掌了。「毛先生！」「歡迎！歡迎！」人像潮一般「毛先生歡迎你！」這是發自內心的渴望着團結、和平、民主的人民的聲音。

陝甘寧邊區人民談論毛主席

毛主席在重慶談判期間，陝甘寧邊區人民時時想念自己的領袖，各地關於這些情況報導很多，因篇幅有限，現在只摘述一二如下：

「毛主席真是咱中國人民的宏福！」

毛主席去重慶的消息，傳到延長一區，老百姓每天談論，談得很熱鬧。

閻三到四十里外去取報，回來，他說：「我跑了一天，還沒吃飯，先給我唸唸報，聽聽毛主席回來沒有，談好沒有。」報上幾天沒登毛主席的消息，閻鳳海老漢說：「怎樣的，毛主席去了好久，為什麼還不回來？我這幾天放心不下。天大大呀！祝福老天，

保佑毛主席快歸來吧！」

王良寺唱戲那天，看戲的有三千多人。正唱的熱鬧，鑼鼓忽然停息了，鄉長上台說：「請區上王科長報告好消息，就是大家常問的，最關心的：毛主席回來了。」台下立時靜了，大家喜色滿面的仰着頭，注視着王科長，聽他講話。一個婦女向另一個穿黑衣服的婦女說：「咱們毛主席回來了，去重慶談判和平回來了。」一個拿長烟管的老漢對賣鍋餡的說：「毛主席計策大，處處都是給老百姓作事，這次又去重慶談國家大事，這種爲國爲民的心真是古今少有，毛主席真是咱中國人民的宏福，有了毛主席，是天不該叫咱中國人死！」

看戲回來的路上，老馬說：「毛主席真是百姓的恩人，我看毛主席對老百姓比父母對兒女還親，一無私心，這回去重慶談判，將咱八路軍減少，從日本手裏拿回來的地方，又讓出來些，真是大賢大聖人。中國有了毛主席，中國保準能闢美了！要是那些反動派再不知足，咱們讓了這樣大步，他還打咱解放區，我們老百姓是一定不答應了！」

（張力）

『我把眼寫都愁爛啦！』

毛主席去重慶討論國事，每個老百姓都關心着。棗林村（赤水縣四區）張福才老漢，每天下午來學校，問下來新報沒有。毛主席去談的怎麼樣？有一回我說：『毛主席談判的消息，這幾天報上沒有。』他說：『哎！不知怎樣？這麼多日子還不回來！全國老百姓都盼望和平，就是國民黨反動派心狠着哩！不好談判！』十月十三日黑板報上登出毛主席回來的消息後，該村張登穩老漢說：『我到胡家村，聽人說毛主席回來啦，我總不放心，一聽黑板報上登着毛主席回來啦！我心立時就放下啦！』他又說：『毛主席不回來，把我眼寫都愁爛啦，我畊是上火的眼，心裏不合適，眼就爛啦！』

（完稿）

『非叫他識字不行！』

赤水五區郝村的黑板報，十月十二日就把毛主席回延安的消息登出去了，很多人精

達看，但是有忙着秋收的不識字的人還不知道。十五日下午，程天印老漢又來問我，毛主席到底啥時候回來，我說：「毛主席回來的消息在黑板報上寫出幾天了，你還不知道？」老漢聽了，氣的直跳，說：「唉！好校長哩！你不知道咱先人窮，沒供咱念書，一輩子可把虧吃夠啦！乍咱的娃娃們，得能成，非叫他識字不行！」

（吳思賢）

「人人都盼望毛主席回來！」

每天都有四五個或七八個人來赤水鐵王集民教館問毛主席去重慶談判的消息。孫忠興每次看見新報來，就很急的跑來問：「有毛主席的消息嗎？」遇到集上，民教館門口，總是擠一大堆人，等着聽消息。有一個集上，二區三鄉西嘴一個老鄉說：「我好幾集沒顧上來聽，不知毛主席談的怎個像？我今天把活擋下，專為聽消息來的。」舊曆九月一日下午，張東良的母親，一位六十歲的老太婆，走進民教館，問：「毛主席回來了嗎？」我們說沒有，她就接着說：「人們都盼望着毛主席回來，他快談判好回來，現在

邊界上的老百姓叫反動派軍隊害的不能安寧歡收！」

『反動派要背信棄義，老百姓就不答應他！』

毛主席飛返延安後，綏德各界人士表示極大的歡欣。而在不久以前，鄉村中的農民們，當他們遇趕集進城市時，紛紛帶來他們同伴們對於毛主席的關懷和蕉灼。勞動英雄劉玉厚從郝家橋進城，每次總以同一的題目詢問記者：『毛主席多會回來？』現在人心復歸平靜。農民們從心底感激的說：『只要他回來就比什麼都好！』城市的市民，都盼望黑板報有一天揭載一驚喜的喜訊：『毛主席平安返延。』小商人馬育周說：『老百姓天天問我：毛主席回來沒有？一個月不回來，就引起了老百姓的焦慮。』在國共會談紀要公佈後，人們紛紛議論。市民馬子章說：『我們陝北人民負擔很輕，生活很好。八年來未遭日本蹂躪，都是得到八路軍的保障。我覺得國民黨如能放棄一黨獨裁，中國前途當有辦法。』青年馬育周說：『我們老百姓有自己立場，我們贊成和平、民主團結和統一，反動派要是背信棄義，老百姓就不答應他！』

（林間）

「咱們當家的回來了！」

延安川口六鄉石家畔勞動英雄楊步浩，經常探問毛主席回來的日期，他說：「毛主席走的時候我不知道，不然一定要去歡送。」他每天在山裏做活，聽見飛機響心裏就很高興。晚間回來，村裏男女都要他到縣上探問毛主席回來了沒有。十月十六日，該村李子明到縣上討論問題，聽到說毛主席回來了，即趕着跑回去，到莊裏天已經黑了，他沒顧得回家，先把毛主席回來的消息告訴了大家。李望福欣慰地說：「好，咱們當家的回來了！」楊步浩老婆說：「毛主席回來了，我心裏可輕快的多了。」楊步浩在縣上也聽到了毛主席回來的消息，喜的跳了起來，回家和婆娘商量：「毛主席去重慶一個多月，爲咱們全中國老百姓辦事，太辛苦了，把咱們早時養的三隻雞，給毛主席送去，算是盡了我們老百姓的一點心。」第二天楊步浩就騎了小毛驥提了三隻雞，去慰問毛主席，臨走時村裏的人開會似的都來了。楊步浩的娃娃也要跟着他去看毛主席。李子明說：「你代

表我們告訴毛主席，他回來了，我們全村人都非常高興。說我們都關候他。」

楊步浩慰問毛主席回來了，捎了一筐梨菓和兩包餅乾，這是毛主席送他的。他說：「我去看毛主席，他很高興，把談判的情形也講了一下。還問我今年的收成怎樣，明年羣衆會不會受餓，叫咱們好好備下荒。」最後楊步浩嚴肅的說：「毛主席時刻都在關心我們人民，我每次去，他都問老百姓有什麼困難？」大家聽了都很感動。

邊區擁軍模範岳先芳，聽到毛主席已回來三四天，他準備把存下的好蜂蜜，送給毛主席。他說：「聽說毛主席回來了，可高興的太，非親自去看看毛主席，心才能全放。去年送的是蜂蜜，今年還是送些好蜂蜜。」

（馬康、史敬棠）